

《奇幻山谷》的空间批评解读

王静

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中国

【摘要】《奇幻山谷》为谭恩美于2013年所著的自传体小说,该作品描绘了中美混血家庭中母女三代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本文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三个层次深入剖析作品中三代女性所经历的压抑、抗争与融合,以及她们在重建文化身份和自我抗争过程中的命运轨迹。文中人物对地理空间变化的适应与抉择塑造了他们的命运;社会空间孕育了人物的思想与能力;心理空间则帮助人物确立生活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命运。

【关键词】谭恩美;《奇幻山谷》;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研究重大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空间书写”(编号:2022SJZD09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当代地理批评理论范式研究”(编号:23WWD002)

1.引言

谭恩美,作为当代美国文学界一位极具分量且影响深远的华裔女性作家,其笔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独树一帜,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学的发展[1]。她的文学作品不断深入探讨母女关系、跨代沟通以及跨文化生活的复杂性等主题。2013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奇幻山谷》中,谭恩美发挥一贯的“母女关系”书写传统,讲述了一段极具上海风情的情感纠葛故事,揭示了如何在“两个世界”之中生存的问题[2]。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华裔美国混血女性,其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白人美国人。小说围绕母女三人的情感纠葛、爱情故事以及中美文化冲突的困境展开,细腻地描绘了三代女性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经历与命运变迁。作品一经面世,便迅速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们从身份与情感[3]、身份商品化[4]、文化建构[5]、绘画诗学[6]、越界性[7]等对作品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唐娜·西曼评论道:“谭恩美的这部小说通过丰富的描绘、历史背景和精心构建的情节,展现了美丽、智慧以及超越性的女性友谊,对抗了暴力、剥削、背叛和文化隔阂带来的悲剧”[8]。布里吉特·金塞拉则指出,《奇幻山谷》对母女主题进行了重新诠释[9]。康彩萍对《奇幻山谷》中的母亲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母女关系揭示了性别不平等和文化冲突,并积极寻求适当的文化身份[10]。张欣探讨了谭恩美如何在作品中继承并超越

其惯常主题,包括母女关系、女性主义意识、身份认同和东方主义[11]。在这些关于《奇幻山谷》的研究中空间理论角度解读这些主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后现代文化空间理论开始兴起,并于90年代末逐渐影响至文学批评领域。亨利·列斐伏尔,被视为空间理论领域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他提出了广受认可的概念三元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征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指实践者与社会环境之间动态的社会关系,并将这些关系归类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空间批评可以被描述为文学领域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由“空间转向”定义[12],它是西方社会文化后现代主义的产物。“空间批评植根于后现代社会和文化”[13]。随着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领域的关注日益增长,人们逐渐关注文学及其他文化文本如何表达空间。

本文基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三个维度解读《奇幻山谷》中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与命运的变迁,旨在为那些在双重文化背景下摆脱双重身份困惑、探索自我认同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启示。

2.地理空间中的人物命运

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绝非空无一物,它总是承载着特定的意义……每个特定的地点和物体群都存在一个中心,因此房屋、城市

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如此[14]。地理空间既指代地球上的具体地域,也涵盖了作为财产的空间占有与使用。地理空间通过地理要素对人类行为和文化产生影响。在小说中,地理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文学作品不应仅被视作对特定地区和地点的描述——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实际上参与了这些地方的创造[15]。文学为人物、情节以及相关的民俗文化提供了地理背景。

《奇幻山谷》中不同空间的描述实际上映射了三位女性角色命运的变迁。

2.1 梦幻之地:奇幻山谷

地理空间是空间形态关键要素及其他空间形态存在根基。因此,探究小说背景的地理空间,分析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历史及社会意涵尤为重要。《奇幻山谷》命名源自贯穿全书的一幅画作,该画作与三代主人公命运紧密相连,且是贯穿小说主线。故事始于1905年,从旧金山到上海,再到中国安徽省偏远的月池村,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女主角薇奥莱特的母亲露西娅与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者卢兴相恋并怀孕。为追寻爱情,她与家人决裂,独自前往上海。

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催生不同观念、价值观与文化。露西娅向往奇幻山谷,反映了中美主流价值观的对比。她曾表达:“我的全部身心都沉浸于那幅画作……我渴望体验中国人的新奇感,让自己相信他们拥有东方的智慧”[16]。露西娅被中国山水画吸引,从中体验到灵魂的特质,画中山谷传递的情感正是她的生活理想。对她来说,山谷有自然吸引力,是潜意识中快乐的地理空间。《奇幻山谷》贯穿全书成为标题,象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女性积极面对生活挑战,不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2.2 露西娅的地理空间及命运

露西娅是在美国旧金山长大的女性,她对中国画家卢兴产生深厚感情,她深信他所言的“这是命运”[16]。为追寻爱情,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生活环境发生转变,法塔摩根娜和藏玉阁是她生活中的两个地理空间,法塔摩根娜是露西娅在美国一个岛屿上观察到的场景,它象征着露西娅对爱的幻觉。露西娅眼中的卢兴完美无瑕、独一无二,她喜爱《奇幻山谷》这幅画作,渴望借此远离不幸。但露西娅到中国后发现卢兴并非幻想中能解救她的英雄,法塔摩根娜预示了她被遗弃的命运。因露西娅是外国人,无家庭背景

与社会地位,在封建传统的社会里,她无法成为卢兴的妻子,不适合封建式婚姻,尤其在卢兴这样有影响力且享有特权的家庭中。最终,露西娅与女儿薇奥莱特被遗弃,儿子也被卢兴及其封建家庭带走。

露西娅的另一个地理空间为藏玉阁。为了谋生,她购置了一座荒废的旧宅,并将其以西式风格重新装修,改造成了藏玉阁,重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藏玉阁见证了露西娅在上海的奋斗史。露西娅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父母的忽视,而藏玉阁则成为了她获得关注和命运转折的场所。在被卢兴抛弃后,她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这个新的地理空间,为她 and 女儿提供了庇护。然而,在她事业的巅峰时刻,露西娅被情人费尔韦瑟欺骗,藏玉阁亦遭上海黑帮洗劫。与此同时,她的女儿薇奥莱特被卖入妓院。事业和女儿的丧失使露西娅在绝望与悲伤中独自返回美国。空间的变迁使她的人生充满了悲伤与无助。然而,最终在美国,她找到了薇奥莱特的女儿弗洛拉,并重新与薇奥莱特取得了联系,三代女性终于团聚。

2.3 薇奥莱特的地理空间及命运

薇奥莱特所处的地理空间不断变迁,她的生命旅程始于其母亲露西娅所经营的妓院“藏玉阁”。在她的初始地理空间中,薇奥莱特的童年被孤独与冷漠所充斥。露西娅因忙于妓院的日常事务,未能给予薇奥莱特成长所需的关怀。随后,由于受到情人费尔韦瑟的欺骗,露西娅无奈之下被迫独自前往美国,以寻找她失散的儿子。不久,薇奥莱特的命运急转直下,被费尔韦瑟转卖至另一家名为“宁静楼”的妓院。在缺乏母亲的庇护下,年仅十五岁的薇奥莱特被迫步入了妓女的生涯。

在宁静楼新空间中,为了维系生存,薇奥莱特被培养成为上海十大美女之一。正是在这片空间内,薇奥莱特邂逅了她的挚爱——一位美国人,博森·爱德华。对于薇奥莱特而言,这是她首次在生活中体验到真正的被爱。”他所展现的爱,是我之前认为不可能存在的……”[16]。当薇奥莱特怀有身孕时,两人秘密成婚,并迁入了卢兴的住所。卢兴的居所是她第三个地理空间,在此她诞下了女儿弗洛拉。不幸的是,幸福生活并未持久,爱德华不幸感染西班牙流感而英年早逝。爱德华去世后,弗洛拉被米涅瓦从薇奥莱特身边夺走。绝望下,薇奥莱特重返妓院。

在那里，她邂逅了一位自称为学者的男子佩尔佩蒂乌姆，他来自安徽省盛姓家族。在其诱惑之下，薇奥莱特最终来到了月池村。月池村，这个位于偏远山间空间充斥着薇奥莱特极度的绝望与悲伤。她在此遭受了家庭暴力与侮辱。在长期的压迫之后，薇奥莱特最终与几位同样遭受不幸的女性一同逃离了月池村。

随后，薇奥莱特返回上海，在其情人方忠诚经营的公司担任翻译工作。在这个全新的空间中，她感受到了自由与幸福，并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她为上海这个纯粹的地理空间注入了一条“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17]，以浓厚的“恋地情结”将上海提升为一个充满情感意识的家园。

薇奥莱特一生经历了多变的地理空间。从藏玉阁到宁静楼，从卢兴的家到妓院，再到月池村，最后回到上海。在不同的空间里，她体验了从绝望到希望、从无助与孤独到爱与幸福。人物的命运与地理空间的变迁紧密相连，随着所处地理空间的不同，他们的人生轨迹亦随之改变。地理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人物对于地理空间变迁的应对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命运走向。

3. 社会空间中的人物困境

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是社会之产物……由此形成的空间，不仅作为思维与行动之工具，亦是生产之手段，同时亦是控制、支配及权力之工具”[14]。小说中之角色需在社会空间内与他人及社会建立联系。人与人之间之社会关系共同构筑了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则映射出社会各阶层间之冲突与融合。文化是社会空间之关键构成要素。

3.1 露西娅和卢兴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困境

在小说所描绘的背景中，社会环境设定于晚清时期，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露西娅与卢兴分别在截然不同的社会氛围中成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露西娅成长于一个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西方社会，而卢兴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成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露西娅与卢兴各自的价值观念。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露西娅与卢兴所处的社会及家庭环境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命运与抉择。

美国文化源自欧洲文化传统，其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体独特性与自由意志。美国人常不认同中国中庸之道。爱德华·萨义德

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描述的，东方往往被视为非理性、退化、幼稚和异于常态的，而西方则被看作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和正常的[18]。露西娅成长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环境，父母是自由思想者，观点基于理性等。个人主义倡导自由，但给青少年过多自由未必明智。露西娅怀孕并向父母展示对卢兴的爱情时，父母感到震惊并愤怒地责备她，“你说你想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激情。这就是你所谓的选择？”[16]。若社会过分强调个人主义，青少年可能迷失自我认同方向。露西娅的选择受社会因素影响，个人主义也让她能自由思考、尝试新方法应对挑战。当露西娅被迫独立生活时，她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逐一克服了面临的困难。经营藏玉阁选地点时，一座曾是鬼屋的宏伟建筑因迷信无人敢进，露西娅独立思考，低价购入，用古典风格花园和西方风格门厅装饰，使其焕然一新。她对重新装修和职业生涯充满信心“我们的家具比其他房子的更好。区别在于细节，因为我是美国人，这种知识就流淌在我的血液中”[16]。装修展现了她对美的品味及进取天性与抱负。

个人主义作为美国一种价值观，有积极面也有不足。它赋予露西娅鲜明个性，使其与家庭冲突，青少年时与多名男性交往。为追寻爱情，她追随卢兴来到中国。其个人主义倾向常让她面临困境，但同时赋予她坚韧的性格，这让她成功克服诸多挑战，在上海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集体主义特征显著，个人利益常需服从集体利益。卢兴作为中国传统男性典型，象征着承担家庭责任。他虽为家庭舍弃了露西娅，但内心对其怀有深情。他所处的社会空间塑造了其价值观，他成长于强调顺从、服从和宽容的社会，在三纲五常伦理体系中，服从被视为重要美德，这促使个人维护家庭地位、声誉和利益，哪怕牺牲个人情感与利益。身为家中长子，卢兴承载着中国传统价值观与道德修养，对家庭责任重大。面对露西娅和家庭的冲突，他没勇气反抗，其居住的社会空间制约着他的行为。当卢兴带怀有身孕的露西娅回上海时，家人已在码头等候。“他会让人们怀疑他们是否会接受外国女人和西方所有的放荡行为。如果他玷污了他们，他们有什么机会获得美好的未来”[16]。

集体主义使多数中国人在个人与集体利

益冲突时,会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卢兴不知如何处理家人与爱人的冲突,最终只能牺牲感情抛弃爱人。集体主义和家族利益至上塑造了他的命运。

3.2 薇奥莱特在多变的社会空间中的命运

薇奥莱特是中美混血儿,童年受西方意识形态教育影响,强烈认同美国文化,有独立思维方式,“我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思考,没有向雕像磕头,没有熏香,也没有鬼魂……我有美国北方人的聪明才智和独立的思想”[16]。随着年龄增长,她意识到混血身份,逐渐接受中国文化。薇奥莱特生活的社会空间培养了其创造力与专业性,她生活有幸运也有不幸,因在不同社会空间有不同关系。藏玉阁这一社会空间具保护性、安全性,薇奥莱特在此长大,其母露西娅聪明、有创造力且善于挖掘,为她树立了好榜样,她在藏玉阁的社交空间也培养了商业素质。

宁静楼的社会空间让薇奥莱特痛苦,她凭坚强意志适应了新的恶劣环境。虽讨厌楼里的人、食物与装饰,但她强迫自己在屋里表现得温柔顺从以获宁静。兼母亲的忠实盟友宝葫芦依经验指导年轻的薇奥莱特成为受欢迎的妓女,教她打扮、走路、说话乃至倾听、眨眼来吸引男人。“别太瘦,男人不喜骨瘦如柴的手臂,胖女人也没吸引力”[16]。薇奥莱特的动作受严格规范约束,还有暴力惩罚。在宁静楼社会空间,她身体被支配、约束、束缚,意志被吞噬。此外,月池村的社会空间对薇奥莱特来说也极其糟糕,她受虐待时,靠爱德华和女儿的精神支持度过折磨,不放弃回上海的希望,全力制定逃跑计划。

薇奥莱特从月池村回到上海时,封建社会已被推翻,女性地位有所提升。她不再卖身为生,成了方忠诚航运公司的翻译。从妓女到翻译,这一工作变化反映出她重塑自我价值并改变生活态度。方忠诚的公司改变了她的命运,随着时间推移,她对其业务价值不断增长。她经常参加外贸客户会议,为业务提供很多帮助,有机会展示商业才能。最终,薇奥莱特成为兼具中西文化特征的商界成功女性。

薇奥莱特成长的社会空间培养了其思想与能力。她凭借在藏玉阁获得的商业能力,展现出在商界的个人价值。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其目标变为在精神世界的更高追求。幸运的是,这一愿望在上海商界社会空间得

以实现。她利用多文化身份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薇奥莱特懂得在两种文化间找平衡,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还收获了婚姻与爱情。书结尾,三代女性重聚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美文化的消融与和解。

4. 心理空间的人物身份

每个人物都拥有其独特的个性心理空间特质,其环境背景与内心吐露构成心理领域之关键要素。个体的心理空间映射出受外部地理环境与社会实践经验作用下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小说人物心理领域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索其受其内心空间影响的命运。

4.1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

身份是抽象概念,强调人格心理建构与社会指向性[19]。文化身份指某人对所属国籍、宗教等群体的归属感。其主题常是生活在异国文化中的人,他们身处陌生环境,仍有信仰,需在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间做选择。为生存,他们会尝试融合两种文化以接受主流文化。

小说开篇,薇奥莱特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女孩[16]。随着故事展开,她开始寻找自我身份,成长中不断质疑。七年后卢兴来访,她才知父亲是中国人,这颠覆了其美国人身份,她曾坚信的东西变得不可信,为此她感到迷茫困惑。

这种困惑不断压迫着薇奥莱特,直至她被卖到妓院。初为妓女时,薇奥莱特强调“我是美国人,没人能改变”[16],但抵抗很快失败,她得承受严格训诫与暴力惩罚。在压迫下,她意识到即便在上海,为在妓院生存也必须妥协。她假装学习老鸨教的一切,如问候、走路姿势、着装及吸引男人的方法。第一次化妆后,薇奥莱特不敢相信“我成了曾认为低人一等的那个种族”[16]。她开始假装接受自己满族人的身份。

在父权社会里,薇奥莱特和母亲露西娅像其他女性一样,在婚姻、工作上没选择权。空间变化反映她们命运变迁。李春林指出“性别限制人物生活空间,在一定程度决定其命运”[20]。尽管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遭受一系列压迫,但未屈服于男性权力,而是在斗争中为自由而战,“她们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而是成为了主体”[21]。

混血儿薇奥莱特在上海沦为中西文化边缘人,就业、社交等方面处境尴尬[22]。她熟悉中美文化差异,努力构建不同身份以获取生活空间。得知美国客人爱德华想见异国

女性，她扮成中国女士；为参加赛马会结识名人，又打扮成现代美国人。在各种背景 and 需求的驱动下，薇奥莱特能够自如地在华人和美籍华人这两种身份之间转换。

在小说里，薇奥莱特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呈现其心理空间的汉化情况。她不仅接受父母身份，也接受其中国人身份，摆脱双重身份困惑。受中美文化双重影响，她也最终在异质文化中找到自身空间与身份，逐渐在经济上独立、在心理空间上成熟起来。

在小说中，薇奥莱特的身份不断变化，这可能反映了谭恩美对自己身份认知的变化。在《奇幻山谷》书展上，谭恩美首次打破了自己认知的旧观念。她开始探索为什么自己是中国人。谭恩美的经历和自我认同也与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的身份问题相吻合，即身份不是“固定的本质”，不会脱离历史和文化而不变[23]。身份是一个不断自我认知和自我构建的过程。

4.2 心理空间中母女心灵的融和

心理空间呈现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身份的认知及意识、情感的敏感度。《奇幻山谷》与其他母女文学作品类似，以母女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题。石平平指出“母女关系对女性的成长影响深远”[24]。

十四岁时，薇奥莱特初见父亲卢兴，得知自己有个弟弟。此时上海陷入混乱，露西娅决定带薇奥莱特回旧金山找失散的儿子。露西娅被带上前往美国的船时，被告知妓院被绿帮占据，薇奥莱特在事故中丧生，实则薇奥莱特被卖到了宁静楼。在此期间，薇奥莱特对母亲的误解达到顶点。

直到薇奥莱特在妓院中遭受了许多苦难，她才开始理解母亲。“我曾以为母亲遭遇了什么残忍的事情。因此她没有爱，也无法真正去爱任何人，甚至包括我”[16]。她在妓院的痛苦经历让她逐渐理解了母亲的痛苦与无助。得知露西娅追求爱情的故事后，薇奥莱特坚定同意母亲观点。“她保留那幅画定有充分理由”[16]。薇奥莱特像母亲一样被山谷吸引，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且意识到母亲曾经历诸多不安与无助的痛苦，不再在意母亲早先造成的伤害，预示着母女后来的和解。

女儿弗洛拉被带走后，薇奥莱特想尽办法寻找。虽怨恨父母抛弃，但她仍联系卢兴求助找女儿。从卢兴信中，薇奥莱特得知露西娅并非想抛弃她。为帮薇奥莱特寻找弗洛

拉，露西娅租了间靠近弗洛拉家房子的小屋，还凭毅力与机智在弗洛拉学校找到工作。露西娅常写信给薇奥莱特，告知其弗洛拉近况。最终，弗洛拉与露西娅来到上海，三代女性重逢，为小说画上完美句号。

通过分析心理空间，可探知人物命运因内心空间变化而改变。实际上，心理空间至关重要，决定生活态度，涵盖生活、抗争及生存方式。小说中女性角色意志强烈，要克服困惑、反抗男性压迫。最终，所有角色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以新视角看待自己，重新思考与他人关系，继续追求爱情。可见，心理空间的成熟改变了个人命运。

5. 结语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体现着实践者与社会环境间动态互动的社会关系，包含地理、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奇幻山谷》描绘了主要人物在这些空间维度面临的困境、命运及自我抗争历程。地理空间关乎人类生存发展，人物对其变化的应对与抉择塑造了命运轨迹；社会空间由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建，反映社会阶层冲突与融合，文化是关键要素；心理空间体现个体特征与精神世界，赋予个体独特性并承载内心情感与思考。本文将整部小说置于不同的空间中，从空间批评的视角审视女性命运，通过对小说中角色所处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角色悲剧命运的根源。作品中的人物在地理、社会、心理三个维度上遭受了压迫与困境，她们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并努力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她们的命运也随着空间的变迁而发生了转变。从空间批评的视角来剖析作品中人物命运，分析其不同空间中的处境，有助于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

参考文献

- [1]郭英剑,付军岭,刘向辉.美国华裔文学作品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81.
- [2]刘向辉.唱给“自己的歌”:《奇幻山谷》中的上海书写[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4(05):82-86.
- [3]卢俊.身份的困惑,情感的纠葛——评谭恩美2013年新作《惊奇山谷》[J].外国文学动态,2014,(03):45-46.
- [4]谭静.身份商品化——谭恩美《惊奇山谷》中紫罗兰形象解析[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 报, 2017, 28 (01): 51-56.
- [5]张琼.家园图景与文化建构: 论谭恩美的《奇异山谷》[J].当代外国文学, 2018, 39 (01): 21-28.
- [6]刘齐平.谭恩美《奇异山谷》中的绘画诗学[J].外国文学研究, 2019, 41(01): 112-121.
- [7]Vechorynska T. V, Kravchenko O.O, and Nesterenko O. O. Amy Tan's The Valley of Amazement: Postmodern Saga on Transgressive American Chineseness[J]. Astra Salvensis, 2020(7):36.
- [8]Seaman, Donna. Rev. of The Valley of Amazement[J]. Booklist, 2013(9):40.
- [9]Kinsella, Bridget. Fifty Shades of Tan[J]. Publishers Weekly, 2013(8):26-27.
- [10]康彩萍.《奇幻山谷》中母亲形象浅析[J].文学教育, 2015 (5): 112.
- [11]张欣.继承与超越——评谭恩美新作《惊奇山谷》[J].名作欣赏, 2014, (32): 87-89.
- [12]戴戡.空间批评论[D].江西师范大学, 2013.
- [13]吴庆军.当代空间批评评析[J].世界文学评论, 2007, (02): 46-49.
- [14]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91.
- [15]Crang, Mike. 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 Routledge, 1998:44.
- [16]Tan, Amy. The Valley of Amaze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3.
- [17]段义孚.恋地情结[M]. 志丞, 刘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5.
- [18]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
- [19]关合凤.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寻求[D].河南大学, 2002.
- [20]李春林.空间、性别与命运——《奇幻山谷》中的空间叙事艺术的女性主义解读[J].长江丛刊·理论研究, 2016 (8): 14.
- [21]孙丙堂, 赵茹泉.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评谭恩美新作《惊奇山谷》[J].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6, 25 (09): 80-83.
- [22]熊月之.近代上海跨种族婚姻与混血儿问题[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7 (04): 17.
- [23]Hall, Stuart. Held David and Megrew Tony.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237.
- [24]石平萍.母女关系与性别、种族的政治: 美国华裔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1.